

病,最后从太阳病痊愈。前后十日,凡易五方,药随病转,病随药除。“是证也,前后十日,凡易五方,按之病象脉诊,与伤寒论所载三阳证明,直如印板文字,予特序而存之,以为读伤寒金匱者劝”。他用本案说明仲景六经辨证符合临床实际,只要准确辨证,恰当用药,定能取得疗效。古方可以治今病,学者应该坚定信心。

（二）在临床实践中，实事求是

曹颖甫曰：“治病不经实地考验，往往失之悬断。孟子有言：为高必自邱陵，为下必因川泽。今佐景乃因仲师所言之病情，进而求其所以然，则见证用药，随在有得心应手之妙。”反映了曹颖甫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
1. 亲试药物,亲治家人

曹颖甫曰：“药不由于亲试，纵凭思索理解，必有一间未达之处。予昔服生附子，一身麻痹，至于洞泄秽浊之水，不能自禁，久乃沉沉睡去，比觉，而二十余日之泄泻竟尔霍然。”

“凡服附子后，不独身麻，即口中、额上俱麻，否则药未中病，即为无效。予尝亲验之。继之曰：三服都尽，其如冒状，勿怪。即术附并走皮中，水气未得除故耳。夫所谓冒者，如中酒之人，欲呕状，其人头晕眼花，愤愤无可奈何，良久朦朦睡去，固已渍然汗出而解矣。此亦余所亲见。”

“乌头性同附子，麻醉甚于附子，服后遍身麻木，欲言不不得，欲坐不得，欲卧不得，胸中跳荡不宁，神智沉冥，如中酒状，顷之，寒痰从口一涌而出，胸膈便舒，手足温而身痛止矣，服生附子者，往往有此现象。予与长女昭华俱以亲试而识之，但昭华因痰饮服之，则呕痰而愈，予以寒利服之，则大泄而愈，要其为麻醉则一也。”

曹颖甫不但自己服附子,而且还服皂荚。“余尝自病痰饮,喘咳,吐浊,痛连胸胁,以皂荚大者四枚炙末,盛碗中,调赤砂糖,间日一服。连服四次,下利日二三度,痰涎与粪俱下,有时竟全是痰液。